
美國與世界面對着250年來未有的大變局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我為到美國和整個世界局勢感到極度焦慮，現在我們所面對的處境是美利堅立國以來從未出現過的大變局。

留意新聞的讀者都應該知道特朗普在短短約一個月裏面的「偉論」和「政績」，對內方面，特朗普宣布凍結聯邦機構的研究資助（但跟着解封）、解散教育部、解僱了大量聯邦僱員，這包括了資深的聯邦調查局探員、飛彈防禦系統研究人員、核武安全專家（但隨後重新聘用）……；對外方面，他將墨西哥灣改名為美國關、對多國徵收高關稅、揚言要併吞格陵蘭和加拿大、要收回巴拿馬運河、要清空加沙、說巴勒斯坦人無權返回加沙、批評澤連斯基是發動戰爭的獨裁者、要求烏克蘭給予美國享有超過一半的礦產和其他資源收益、順應俄羅斯的領土要求……。

現在特朗普和普京攜手建立的新世界秩序，基本上是恢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特朗普的言行已經超越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線，亦違背了美國的立國精神和一次大戰之後美國提倡及建立的國際秩序。

一戰之後，美國總統威爾遜主張民族自決，二戰之後，歷屆美國總統都支持去殖民化，美國率先讓菲律賓獨立。當印尼要求獨立時，荷蘭堅決拒絕，於是美國向荷蘭施壓，說如果荷蘭不結束在印尼的殖民戰爭，美國將切斷對荷蘭的馬歇爾計畫援助，印尼最終在1949年獲得獨立。阿爾及利亞是前法國殖民地，但法國以武力鎮壓其獨立運動，自1950年代末，美國向法國施壓，1962年阿爾及利亞經過激烈戰爭後獲得獨立，部分原因是美國的外交壓力。總體來說，二戰之後的世界潮流是尊重民族自決，故此世界上出現了超過130個新國家。

1816年至1945年間，地球上出現了150多次以武力擴充領土的事件。二戰後至今，世界上只是出現了大約二十多次同類事件，但超過一半以上並不成功，而且美國通常站在被侵略的一方，存邢救衛，行齊桓晉文之事，例如1950年至53年在朝鮮戰爭中美國率領聯合國軍隊保住了南韓；1956年英、法、以色列出兵佔領蘇彝士運河，美蘇聯手反對；1990年伊拉克攻佔科威特，美國帶領聯軍擊退薩達姆；1990年代塞爾維亞對波斯尼亞、科索沃動武，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出手制止。

因應特朗普要清空加埋沙、讓美國進駐的言論，埃及「共和報」政治評論員法魯克（Hossam Farouk）批評這是現代殖民主義升級版。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在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中表示，60多年前甘迺迪總統樹立了美國的道德形象，表示美國不允許殖民主義。現在，美國由解放者變成了強力顛覆者。

這是黑白分明的大是大非，國外許多政治領袖都齊聲譴責特朗普，包括了英國首相施紀賢、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舒爾茨、澳洲國防部長馬爾斯……，在美國內部，甚至不少共和黨議員都表示不贊成澤連斯基發動戰爭的說法。然而，作為「時代先知」、「社會良心」的基督教會是怎樣回應呢？我想強調，並不是所有美國福音派信徒都支持特朗普，但根據筆者的觀察，教會領袖並沒有高調站出來批評，相反，支持特朗普的教會領袖和信徒大有人在。在特朗普聲稱美國要接管加沙後，《浸信會全球新聞》發現基督徒領袖大致上保持沉默，沒有人批評的聲音。但一群宗教領袖卻聯署表示支持特朗普的加沙政策，聯署人包括了家庭研究委員會負責人珀金斯（Tony Perkins）。加拿大基督教會牧師蒙特婁（Jean-Daniel Ó Donnada）於2月13日發表了一封致美國基督徒的公開信，呼籲他們譴責特朗普的擴張主義，以筆者所知，美國教牧和信徒都沒有熱烈響應。相反，我所接觸的教牧和信徒都相信以下的論述：特朗普是神所揀選的，反對他的行動是出於魔鬼的攻擊，反對者是受到「左膠」洗腦。對於任何特朗普的倒行逆施，他們總會提出一個令人莫名其妙的解釋，例如言行瘋狂，便會令人難以觸摸，最終會令美國再次偉大。

福音派教會這種反智行為是有跡可尋的，在新冠疫情期間，教會的反科學傾向已經是一個壞見證，現在對特朗普的崇拜，可說是反智傳統的延續。福音派對左派思想深痛惡絕，他們對特朗普義無反顧的支持，可能是基於一種幼稚的邏輯：「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無可置疑，特朗普回朝的一大部份原因是美國民眾對左派的厭惡，美國有線新聞網絡政治評論家法瑞德（Fareed Zakaria）在選舉前已經指出：民主黨對非法移民問題毫無作為，若果任由情況惡化，那麼美國人便會選出一個法西斯來解決問題。現在真的不幸而言中！說特朗普是「法西斯」絕不過分，他漠視法治，說「拯救國家的人不會違法」，並且透過貼文自封為皇帝。

我不會期望美國教會能夠制衡特朗普，但美國的三權分立、民間組織、傳播媒介又能否令美國懸崖勒馬呢？不過，即使這一切將來能夠修正，我恐怕特朗普的破壞已經對國內和國際秩序帶來了深遠的後遺症。而且，現在極右派的瘋狂舉動可能會迫使四年後極左派重新得勢，那麼美國便會在鍾擺般的矯枉過正裏面繼續循環。

2025年2月22日

原載於香港〈時代論壇〉

文章刊出之後，大量讀者貼出負面的回應，以下是一些例子：

- 「我好奇作者點睇民主黨的左派係美國主張小童可以未經父母批准就變性，打壓白人基督徒，加拿大吸毒合法化，反基督教，基督教學校唔可以教聖經，而且打壓言論自由，主張性別模糊，男人只要自稱是女人就可以入女廁，作者是否覺得呢D違背聖經教導可以接受可寬容？因為唔見時代論壇有人投稿講拜登的民主黨及歐美左派點樣破壞基督教傳統價值觀，反而就寫篇文關係Trump的國際關係政策。」
- 「前幾年，成個荷里活，白雪公主黑人做，電影一定要有不同顏色種族的員工，最好狗都要識講啱語，把種族歧視推上大癲狀態……。」
- 「時壇繼續左膠反Trump，啲奉獻都係唔會返嚟㗎！」
- 「當年左派最反戰，家陣Trump Trump反戰，你班左膠又話佢唔啱，take side都唔好咁揚啦！」
- 「今天美國政策是退回二戰前，你班左膠仲出唔出軍費？還是甘願被俄羅斯收拾？小心，民主國家加稅會倒台，你班左膠捨得嗎？」
- 「對真正忠信於基督價值嘅人大力誣蔑鞭撻，對左翼對基督徒同傳統價值嘅迫害就默不作聲。」
- 「左膠是精神病。」

這些回應犯了兩個毛病，第一就是「那又怎樣主義？」（whataboutsim）、「你更差論證」（you too argument）、顧左右而言他（red herring），他們並不是以事論事，而是舉出左派和民主黨的不是，國際關係和性別、毒品、DEI這些議題有關係嗎？第二就是簡單的二分法，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右即左。質疑特朗普政策的人，並不一定是左派。
